

“静”与绘画的关怀——“静距离”展评

鲍明源

静是一种智慧，它在纷繁的世界面前沉思。静又是一种纪念，让人驻足、注目。静也是一种美德，意味着承载和关怀。偏锋画廊正在展出的“静距离”展览呈现了艺术家蒋建军、蒋华君、于轶文的新作。洁白的展厅内，作品疏朗地陈列，在拥挤的都市中留出了一片自由开阔的空间。

“近”与“静”

“静”是绘画的重要属性。偏锋画廊策划此次展览，意在反思当下时代的艺术和视觉文化，走出屏幕，回归绘画和生活的真实质感，呈现都市和消费主题之外的艺术生态。展览选择的艺术家都主动与图像和屏幕的潮流保持距离，强调“静观”和富有生命感的手工劳作。展览名称来自谐音，“静”是对 90 年代初期“近距离”艺术家的回应。三位艺术家的作品同样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，暂时放下了宏大、激进的观念，尽是对生活的温情和善意，他们要留住那些朴实的、沉默的人与物。

描绘本身就是聚焦。展览中的作品把“远”的事物拉近，近到只截取对象的一角或局部。物和人人都被放在画布正中，扑面而来。静是能量的积蓄，是对初心的回归。在图像和人工智能的冲击下，绘画也应当进行自我整理。展览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手、后背、手套、衣物，都体现出向内的自我观审。

不同的是，“近距离”画家的作品中都有极为明确的面孔。而展览中的作品却把面孔模糊化，留下背影和身体的轮廓，或把人隐去，只留下物，给细节遮上了一层面纱。他们离我们的物理距离很近，但心理距离未必近。在若即若离之中，描绘对象有了远去的距离感，他们可能是亲人、朋友，或许有时在不经意间被忽视。他们默默地在生活中为后来者铺平道路。

回到绘画语言

从工业革命开始，各种新技术、新观念挑战着绘画的地位。相较于文学、音乐、摄影、电影、屏幕，绘画的价值是什么？不同媒介都可以表达同一种观念，而区别在于表达的方式。“语言”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此次展览凸显了偏锋画廊一直以来对绘画本体语言的重视，作品只呈现那些最常见的事物本身，用描绘和塑造的力量触动观众的神经。

“语言”有自己的身体。绘画语言的肉身，是画家使用的媒介。从照片中看，三位艺术家的作品光洁平整，但这是视觉的“欺骗”。面对原作，层叠的颜料和尺幅，都给人强烈的切身感受。于轶文的《柜》泛着高光，而原作却有着泥土的粗糙质感，表达了他对乡村民居中黑黢黢墙壁的记忆。

于轶文很注重物体的轮廓线，这些边缘线灵活跳跃，给平静的叙述带来了弹力。他反复画一双鞋，那双鞋因为穿得久，勾勒出脚的形状，似乎具有了生命。他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，但作品进入现实的方式则是诗化的，在形式的提纯和现实的繁密之间保持着平衡。恰是这种诗化的语言，让所指的现实更加醒目。

三位艺术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写实绘画中的抽象结构，罗马柱子上的斜阳、红沙发的直线构成，以及皮衣和橱柜的高光都体现了绘画的思辨性。蒋华君冷静客观的描绘中，也透着超现实意味，当对一个物体极度凝视，便会感受到其中的深不可测，眼前却变得陌生，这是一种清空和对既往经验的否定。《剩下的礼物》中的桃子反而并不安静，靠近看，它们像是一颗颗巨大的太阳，不断涌动喷吐着能量。《珍珠》是一个扣过来的盘子，是日常家用的最普通的款式，成为一个社会学样本。“珍珠”既作为盘子的商标，又是作品的标题，同时与圆润洁白的造型形成双关语，盘子也可以看作一个珍珠。在此，作品把“词”与“物”的意义延展开来。

蒋华君的作画过程也极度聚焦，他会反复修改作品持续数年之久，直到认为满意。有时他会将画面全部磨平，然后以此为底子继续画新作。画布就这样堆积起来，以至于淹没了亚麻布的肌理。但悖论的是，最上层的画面用色轻薄流畅，像是一遍快速完成的。这看似“瞬间”的图景，下面埋藏了无数地层，似乎表明：日常所见之物，背后是一个无限的宇宙。

展览中的作品都像塞尚那样总为下一笔留有余地，惜墨如金，不会令人感到拥堵和紧张。这体现出了艺术家的敏感性和表达的雄心——他们的作品都是实验和生长。屏幕中的图像只是一个光滑的拟像，被严密地封闭起来，它出现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完成了。而绘画有无数毛孔和缝隙，它不会趋近于平面，而是永远向空间中敞开。

简练的诗学

三位艺术家的作品以简明朴素为基调，笔触严格遵循形体的边界，他们把情绪克制在画面深处，造型和色彩都被压缩提纯。蒋建军说，他很认同鲁迅关于写作的说法：有真意，去粉饰，少做作，勿卖弄。凝练是一种聚精会神的方法，它不是大扫除，而应该是炼金术——提炼之后的形象是全新的东西，以至于让人感到陌生。

提炼为绘画赋予了形而上的气质。蒋建军作品背景的色彩渐变，使得对象笼罩着一层光晕，如同圣像画。他笔下的每一个人和物都有神圣感——脱离了尘世的侵蚀，光洁如新。《二哥》《胖姐》很容易让人想到现实主义的观看方式，然而他们的后背虽然有岁月留下的赘肉，却一尘不染。《手》尺幅巨大，散发着神秘的光芒，仿佛黄土高原的山川梁峁，彰显了人和物的超越性。

乡村的故事

展览中的三位艺术家都有乡村生活的深厚经验。而展览的作品也都以朴素的赭石、黑、灰这些源自自然的色彩为主调，给人温和的视觉感受，与霓虹灯式的波普色系形成鲜明对照。在

艺术中，乡村似乎与现代性绝缘。而实际上，乡村是现代性的影子，如果没有乡村，就没有现代性的狂飙突进，就没有源源不断的能量。

美院也强调生活与土地是创作的源泉，不论是在附中还是本科阶段，外出到自然中写生被称为“下乡”。这个词汇意味着身体和土地之间的亲密接触，以及体力劳作。贴近土地，是一个从库尔贝、米勒、列宾开始，到“鲁艺”，再到马克西莫夫的艺术传统。三位艺术家在求学的过程中，也深深进入这个传统。

乡村的基础是土地和自然界。土地是沉默无声的，就像展览作品中的人物那样没有清晰的面孔。湘西农村是于轶文创作灵感的源泉，他笔下的劳作者在画中赫然屹立，将大地踩在脚下，他们是神话中的众神。土地包含了对生活与人的敬意，三位艺术家的作品都有土地的美德，试图为那些应当给予感谢的人和物注入光芒，为他们树碑立传。

人们正在用走进自然的方式，将自己从城市的忙碌中解放出来，完成对生命本真的回归。置身于自然中，人们与动物无差别；在土地面前，人类永远是孩子。在《夫妻》中，土地—父母—农民的意象达到了统一。

偏锋画廊此次展览有着鲜明的研究意识和使命感，用“静”强调感受的重要性，拓展了艺术语言的新维度。“静”的朴素克制也是磨炼艺术品质的方法，它让浮华和焦躁的眼与心向下扎根。展览也彰显了绘画的不可替代性，它提醒我们，艺术应回归对生命的精微感知，绘画的价值也在于对现实生活的关怀，它能锻炼我们的感性和同理心。

观者在安静的凝视中，感受力得以充分展开。艺术家用一双手，用最简单的画笔和颜料，以冷静而敏锐的眼光探索着绘画语言的极限。面对人工智能和丰富的媒介、观念，现在绘画也已经到了必须保卫感性的时候了。代码是灰色的，而生命之树常青。

原文链接：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T6dRcTf-Xfp00I9QoozdRA>